七十二家集

陳記室集小引

陳孔璋爲袁氏草檄試孟德不直一錢及爲荀令檄吳將校郝盛稱曹氏功德大率才人處亂世如好鳥投枝美蔭芳甡於馬拭翮鄰園對峙圃

裹足而若淼菁華旋躅文梓尾而他歸風起雲飛磅礴常態觀琳自致辭曰犬吠非其主懷慨可念魏祖之收之也正亦謂令爲我妻則欲其詈人耳武軍賦盛爲葛洪所推許惜今所傳

竟非完製乃子建又謂孔璋
不閑詞賦至方之畫虎類狗
並時諸公嚴於持論雖其親
暱不輕假借類如此然以孔璋
才詳而能整辨而有章眞建
安藝林之高幟而當塗法從

之先鞭也

旃蒙赤奮若中秋月紹和

張燮識于黄華山麓

陳記室集目錄

卷之一

賦

報陳琳書　漢臧洪

與陳琳書　魏陳王植

過陳琳墓　唐温庭筠

集評

森其若林牙旗翩以郊繪

又

南巘反旆爰振其旅胡馬蹢足戎車齊軏

神武賦 有序

建安十有二年大司空武平侯曹公東征烏丸六軍被介雲輜蔚乘治兵易水次於北平可謂神武奕奕有征無戰者已

佇盤桓以淹次乃申命而後征覲狄民之故土追大晉之遐蹤惡先縠之懲寇善魏絳之龢戎受金石而弗伐蓋禮樂而思終陵九城而上濟起齊軌乎玉繩車軒轔於雷室騎浮厲乎雲宮暉曜連乎白日旂旐繼於電光旆既軼乎白狼

殿未出乎虛龍威淩天地勢括十衙衆鼓不伐
虜已潰崩克俊馘首梟其魁雄爾乃總轄環珍
茵璽幕幄摟瓔帶佩不飾雕琢華璫玉璜金鱗
牙琢文貝紫瑛纓碧玄綠黼錦繢組罽毦皮服

止欲賦

媛哉逸女在余東濱色曜春華艷過碩人乃遂古其寡儔固當世之無鄰允宜國而寧家實君子之佼好伊余情之是悅志荒溢而傾移宵炯炯以不寐晝舍食而忘飢歎北風之好我美攜手之同歸忽日月之徐邁庶枯楊之生稊道攸長而路阻河廣漾而無梁雖企予而欲往非一葦之可航展余轡以言歸含愴悴而就牀忽假暝其若寐夢所懽之來征魂翩翩以遥懷若交

好而過靈

神女賦

漢三七之運衰荊野盪而作僕寰宇以南假濟漢川之滸流感詩人之彼敎漢女之來遊儀觴虓於瑤[illegible]託高夢以通精於陽侯而混漾覩玄鹿之轙靈文絳虬之奕奕鳴玉鸞之嚶嚶吝玉質於苕華擬豔姿於蕣榮感仲春之和節歎鳴鴈之嗈嗈申握椒以貽予詢同宴乎奧房荷好樂之嘉合永絕世而獨昌既歎爾以豔乘又悅我之長期順乾坤以成性夫何若而有爾

大藝賦

士潤澤以敵蒸暑洪恩以潤溫風鬱其形彤彤震

炎火之幽燭

瑪瑙勒賦并序

五官將得瑪瑙以為寶勒美其英綵之光豔也使琳賦之

託瑤溪之寶岸臨赤水之朱波爾乃他山為錯荆和為理制為寶勒以御君子其常以謂為魏文數篇為琳作

今傳御覽正之

迷迭賦

立碧莖之婀娜舒綠條之蜿蟺下扶疎以布濩上綺錯而交紛匪荀方之可樂寔來儀之麗閑動容飾而發微穆斐斐以承顏

析賦

倚姿逸態英豔妙奇綠脉繚繞雜遝纚麗龍鱗

鳳翥翔錯交施剞畢盡其奇譎參萃盡之成藻

鸚鵡賦

含乾坤之兆物萬品錯而殊形有逸姿之令鳥含嘉淑之哀聲抱振鷺之素質被翠羽之縹精

昔又有人荒賦曰假龜筮以貞吉問神龕以休祥

樂府

飲馬長城窟行

飲馬長城窟水寒傷馬骨往謂長城吏慎莫稽留太原卒官作自有程舉築諧汝聲男兒寧當格鬬死何能怫鬱築長城長城何連連連連三千里邊城多健少內舍多寡婦作書與內舍便嫁莫留住善侍新姑嫜時時念我故夫子報書往邊地君今出語一何鄙身在禍難中何為稽留他家子生男慎莫舉生女哺用脯君獨不見

長城下死人骸骨相撐拄結髮行事君慊慊心
意關明知邊地苦賤妾何能久自全

詩

遊覽二首

靡靡時不娛觸客難爲心殷懷從中發悲感激清音投觴罷歡坐逍遙步長林蕭蕭山谷風黯黮天路陰惆悵忘旋反歔欷涕沾襟

節運時氣舒秋風涼且清閑居心不娛駕言從友生翱翔戲長流逍遙登高城東望看疇野廻顧覽園庭嘉木凋綠葉芳草纖紅榮騁哉日月逝年命將西傾建功不及時鐘鼎何所銘收念

還房寢慷慨詠墳經放幾及暮在立德垂功名

宴會

凱風飄陰雲白日揚素暉良友招我遊高會宴中閣玄鶴浮清泉綺樹煥青蕤

上書

爲袁紹上漢帝書

臣聞昔有哀歎而霜隕悲哭而崩城者每讀其書謂爲信然於今况之乃知妄作何者臣出身爲國破家立事至於懷忠獲釁抱信見疑晝夜長吟剖肝泣血曾無崩城隕霜之應故鄒衍杞婦何能感徹臣以負薪之資拔於陪隸之中奉職憲臺擢授戎校常侍張讓等滔亂天常侵奪朝威賊害忠德扇動姦黨故大將軍何進忠國

疾亂義心赫怒以臣斷有一介之節可以應
大之功故授臣以將可諧以方岳任不敢辤
憚彊禦遂稱求禍與進合圖事無違異志本
盡而元師受敗太后被質宮室焚燒陛下聖德
幼沖親遭厄困時進既被害師徒喪沮臣獨將
家兵百餘人抽戈承明球劍鋒室虎叱羣司奮
擊凶醜曾不浹辰罪人斯殄此誠愚臣效命之
一驗也會董卓乘虐所圖不軌臣父兄親從並
當大位不惲一室之禍苟惟寧國之義故遂解

節出吞併諸河外時并力貪結外援招挽戎豪故節臣遊游中以猩號則臣之與卓未有纖芥之嫌若使苟欲滑泥揚波偷榮求利則進可以享窮祿伯患無門戶之懸然臣愚所守志無傾奪故遂引會英雄興師自爲欲爲孟津歃血漳河會故冀州牧韓馥懷挾逆謀欲專權制絕臣單糧不得踰儀至使獨勝肆毒害及一門尊卑大小同日并戮爲獸之情猶知號呼臣所以蕩然忘哀貌無隱戚者誠以忠臣之節道不兩立

顧私懷已不能全功斯亦愚臣破家殉國之二驗也又黄巾十萬焚燒青兖黑山張楊蹈藉冀域臣乃旋師奉辭伐畔金鼓未震狡敵知亡故韓馥懷懼謝咎歸土張楊黑山同時乞降臣時輙承制竊比竇融以議郎曹操權領兖州牧會公孫瓚師旅南馳陸掠北境臣即星駕席卷與瓚交鋒假天之威每戰輙克臣備公族子弟生長京輦頗聞俎豆不習干戈加自乃祖先臣以來世作輔弼咸以文德盡忠得免罪戾臣非與

贊勇戎馬之兆非戰陣之功者也誠以賊臣不誅春秋所貶苟云利國專之不疑故冒踐霜雪不憚劬勤實庶一捷之福以立終身之功社稷未定臣誠耻之太僕趙岐銜命來征宣明陛下含弘之施蠲除細故與下更新奉詔之日引師南轅是臣畏怖天威不敢怠慢之三驗也又臣所上將校率皆清英宿德令名顯達登鋒履刃死者過半勤恪之功不見書列而州郡牧守兢盜聲名懷持二端優游顧望皆列土錫圭跨州

遐邇是以遠近狐疑議論紛錯者也臣聞守文之世德高者位尊倉卒之時功多者賞厚陛下播越非所洛邑之祀海內傷心志士憤惋是以忠臣肝腦塗地肌膚橫分而無悔心者義之所感故也今賞加無勞以攜有德杜黜忠功以疑衆望斯豈腹心之遠圖將乃讒慝之邪說使之然也臣爵爲通侯位二千石殊恩厚德臣既叨之豈敢闚覬重禮以希彤弓玈矢之命哉誠傷偏裨列校勤不見紀盡忠爲國翻成重愆斯蒙

悟所以悲號於邊獄自起歎欲於杜郵也太傅以儞位爲師保任配衆征而耗亂王命寵任非所凡所舉用皆衆所捐棄而容納其黨以爲謀主令臣骨肉兄弟還爲讐敵交鋒接刃構難滋甚臣雖欲釋甲投戈事不得已誠恐陛下日月之明有所不照四聰之聽有所不聞乞下臣章洛之羣賢使三槐九棘議臣罪戾若以臣今行權爲舉則桓文嘗有誅絕之刑若以衆不討賊爲賢則趙盾可無書弑之貶矣臣雖小人志守

一介若使得申明本心不愧先帝則伏首歐刀褰衣就鑊臣之願也惟陛下垂尸鳩之平絕邪詖之論毋令愚臣含恨三泉

書

爲袁紹與公孫瓚書

孤與足下既有前盟舊要申之以討亂之誓愛過夷叔分著丹青謂爲旅力同仇足踵齊晉故解印釋紱以北帶南分割膏腴以奉執事此非孤赤情之明驗耶豈寤足下棄烈士之高義尋禍亡之險蹤輒而改慮以好易怨盜遣士馬犯暴豫州始聞甲卒在南親臨戰陣懼於飛矢迸流狂刃橫集以重足下之禍徒增孤子之咎釁

孫子朗付梓

也故爲薦書懇惻冀可收恤而足下遽然自逞
矜其威詐謂天罔可呑豪雄可滅果令貴秀顛
於鋒刃之端斯言猶在於耳而足下曾不尋討
禍源克心罪已苟欲逞其無疆之怒不顧逆順
之涯豎怨害民歸咎於余竊遂躍馬控弦虜我疆
土毒徧生民蔓延白骨孤骸不獲已以登界橋
之役是時足下兵氣霆震駿馬電發僕師徒肇
合機械不嚴彊弱殊科衆寡異論假天之功小
戰大克遂陵躡奔背因壘館穀此非天威棐諶

爾豈有禮之將表乎足下志滿求厭乃復糾合

餘燼率我蜂賊以獎勢湖殘又不獲寧居及

龍河之師鞭兵前誘大軍未濟而足下臨破衆

敵不鼓而敗兵衆擾亂君臣並奔此又足下之

為非孤之咎也自此以後釁隙彌深孤之師旅

不勝其忿遂至積尸為京頭顱滿野愍彼無辜

未嘗不慨然失涕也後比得足下書辭意婉約

有改往修來之言僕既欣於舊好克復且愍兆

民之不寧毋輒引師南駕以順簡書弗盈一時

而北邊務殷之文來嘗不至孤是用痛心疾首寐所錯情夫處三輔之師當州將之任宜令慈如嚴霜喜如時雨臧否好惡坦然可觀而足下二三其德彊弱易誅急則曲躬緩則放逸行無定端言無質要爲壯士若固若此乎既乃殘殺老弱幽土憤怨衆叛親離孑然無黨又烏丸濊貊皆與足下同州僕與之殊俗各奮迅激怒爭爲鋒銳又東西鮮卑舉踵來附此非孤德所能招乃足下驅而致之也夫當荒危之世處干戈

之險内遠同盟之舊人失戎狄之心兵興州縣
禍發諸將以定亂不亦難乎前以兩川陸梁
出兵平討今魏義餘殘擾亦逃命故遂任大軍
分兵撲蕩此兵孤之前行乃界橋寨旗拔壘先
登制敵者也始聞足下鑄金紆紫命以元帥謂
當因茲奮發以報孟明之恥是故戰夫引領竦
望旌旆惟遂含光匿彩寂爾無聞卒獠屠滅相
爲惜之夫有平天下之怨希長世之功權御師
徒帶養戎爲叛者無討服者不收威懷並丧何

以立名今舊京克復天罔云補罪人斯亡忠幹
翼化輦安緩然整於穆之作將戢干戈放散牛
馬足下獨何守區區之土保單内之魔并惡名
以速殄亡今德之久長壯而靜之非良策也宜
釋憾除嫌敦我舊好君斯言之玷皇天是聞

更公孫瓚與子書

瓚爲袁紹所圍乃遣行人齎書與子續告急張燕將兵救之使人致其書

蓋聞在昔衰周之世僵尸流血以爲不然豈意今日身當其衝袁氏之攻似若神鬼鼓角鳴於地中梯衝舞吾樓上日窮月蹙無所聊賴汝當碎首於張燕速致輕騎到者當起烽火於北吾當從內出不然吾亡之後天下雖廣汝欲求安足之地其可得乎

爲曹洪與世子書

十一月五日洪白前初破賊情侈意奢說事頗過其實得九月二十日書讀之喜笑把玩無厭亦欲令陳琳作報琳頃多事不能得爲念欲遠以爲懽故自竭老夫之思辭多不可一二粗舉大綱以當談笑漢中地形實有險固四嶽三塗皆不及也彼有精甲數萬臨高守要一夫揮戟萬人不得進而我軍過之若駭鯨之決細網奔兕之觸魯縞未足以喻其易雖云王者之師有

征無戰不義而彊古人常有故唐虞之世蠻夷猾夏周宣之盛亦讎大邦詩書歎載言其難也斯皆憑附恃遠故使其然是以察茲地勢謂為中材處之殆難倉卒來命陳彼妖惑之罪序王師曠蕩之德豈不信然是夏殷所以喪黃屈所以幾我之所以克彼之所以敗也不然商周何以不敵哉昔鬼方蠢昧崇虎譊凶殷辛暴虐三者皆下科也然高宗有三年之征文王有退脩之軍盟津有再駕之役然後殪戎勝殷有此武

功焉未有星流景集飈奮雲駭長驅山河朝至暮捷若今者也由此觀之彼固不遠下愚則中才之守不然明矣在中才則謂不然而來示乃以爲彼之惡稔雖有孫田墨翟猶無所救竊又疑爲何若古之用兵敵國雖亂尚有賢人則不伐也是故三仁未去武王還師宮奇在虞晉不加戎季梁猶在彊楚挫謀累至衆賢奔繼三國爲墟明其無道有人猶可救也且夫墨子之守縈帶爲垣高不可登折箸爲械堅不可入若乃

距陽平據石門攄八陣之列騁奔牛之權焉肯土崩魚爛哉設令守無巧拙皆可攀附則公輸已陵宋城樂毅已拔即墨矣墨翟之術何稱田單之智何貴老夫不敏未之前聞蓋聞過高唐者效王豹之謳游睢渙者學藻繢之綵閒自入益部仰司馬揚王之遺風有子勝斐然之志故頗奮文辭異於他日怪乃輕其家丘謂爲倩人是何言歟夫騄驥垂耳於坰牧鴻雀戢翼於汙池褻之者固以爲園囿之凡鳥外廄之下乘也

及其整齊筋搏勁削儇屬清淳纖婉千里豈所

謂其借翰於長風假足於六駮哉恐猶未信宜

言必大暢也洪白 文帝序曰上平定漢中族父都護還書與余盛稱彼方土

地形勢觀其辭如

[illegible]勢所叙爲也

答張紘書

紘見柟榴枕愛其文爲作賦琳在北見之以示人曰此吾鄉里張子綱所作也後紘見琳作武庫賦應機論與琳書深歎美之琳乃答

自僕在河北與天下隔此閒率少於文章易爲雄伯故使僕受此過差之譚非其實也今景興在此足下與子布在彼所謂小巫見大巫神氣盡矣

陳記室集卷之二

魏廣陵陳琳孔璋著

明閩漳張燮紹和纂

牋

答東阿王牋

琳死罪死罪昨加恩辱命并示龜賦披覽粲然君侯體高俗之材秉青萍干將之器拂鐘無聲應機立斷此乃天然異稟非鑽仰者所庶幾也音義既遠清辭妙句焱絕煥炳譬猶飛兎流星

逾山越海龍驥所不敢追兒於駑馬可得齊足
哉夫聽白雪之音觀綠水之節然後棄野巴人
豈鄙益著識歎歎輒笑欲罷不能謹翻櫝玩瓏以
爲吟頌琳死罪死罪

檄

爲袁紹檄豫州文

左將軍領豫州刺史郡國相守蓋聞明主圖危以制變忠臣慮難以立權是以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能立非常之功夫非常者固非常人所擬也曩者彊秦弱主趙高執柄專制朝權威福由巳時人迫脅莫敢正言終有望夷之敗祖宗焚滅汙辱至今永爲世鑒及臻呂后季年產祿專政內兼二軍外統

梁趙擅斷萬機決事省禁下陵上替海內寒心
於是絳侯朱虛興兵奮怒誅夷逆暴尊立太宗
故能道化興隆光明顯融此則大臣立權之明
表也司空曹操祖父中常侍騰與左悺徐璜並
作妖孽饕餮放橫傷化虐民父嵩乞匄攜養因
贓假位輿金輦璧輸貨權門竊盜鼎司傾覆重
器操贅閹遺醜本無懿德獷狡鋒協好亂樂禍
幕府董統鷹揚掃除凶逆續遇董卓侵官暴國
於是提劍揮鼓發命東夏收羅英雄棄瑕取用

故遂與操同諮合謀授以裨師謂其鷹犬之才爪牙可任至乃愚佻短略輕進易退傷夷折衄數喪師徒幕府輒復分兵命銳修完補輯表行東郡領兗州刺史被以虎文獎蹙威柄冀獲秦師一尅之報而操遂乘資跋扈肆行凶忒割剝元元殘賢害善故九江太守邊讓英才俊偉天下知名直言正色論不阿諂身首被梟懸之誅妻孥受灰滅之咎自是士林憤痛民怨彌重一夫奮臂舉州同聲故躬破於徐方地奪於呂布

彷徨東裔蹈據無所幕府推彊幹弱枝之義且不登叛人之黨故復援旌擐甲席卷起征金鼓響震布衆奔沮拯其死亡之患復其方伯之位則是幕府無德於兖土之民而有大造于操也後會鑾駕反旆群虜寇攻時冀州方有北鄙之警匪遑離局故使從事中郎徐勛就發遣操使繕修郊廟翊衛幼主操便放志專行脅遷當御省禁卑侮王室敗法亂紀坐領三臺專制朝政爵賞由心刑戮在口所愛光五宗所惡滅三族羣

談者受顯誅腹議者蒙隱戮百寮鉗口道路以
目尚書紀朝會公卿充員品而已故太尉楊彪
典歷二司享國極位操因緣眦睚被以非罪榜
楚參并五毒備至觸情任忒不顧憲綱又議郎
趙彥忠諫直言義有可納是以聖朝含聽改容
加錫操欲迷奪明時杜絕言路擅收立殺不俟
報聞又梁孝王先帝母昆墳陵尊顯桑梓松柏
猶宜肅恭而操帥將校吏士親臨發掘破棺裸
尸掠取金寶至令聖朝流涕士民傷懷操又特

置發丘中郎將摸金校尉所過隳突無骸不露身處三公之位而行桀虜之態汙國虐民毒施人鬼加其細政苛慘科防互設繒繳充蹊坑穽塞路舉手挂網羅動足觸機陷是以兗豫有無聊之民帝都有吁嗟之怨歷觀載籍無道之臣貪殘酷烈於操為甚幕府方詰外姦未及整訓加緒含容冀可彌縫而操豺狼野心潛包禍謀乃欲摧撓棟梁孤弱漢室除滅忠正專為梟雄往者伐鼓北征公孫瓚彊寇桀逆拒圍一年操

因其未破陰交書命外助王師內相掎角故孔
兵造河方舟北濟會其行人發露瓚亦梟夷故
使鋒芒挫縮厥圖不果爾乃大軍過蕩西山屠
各左校皆束首奉質爭為前登犬羊殘醜消淪
山谷於是操師震懾晨夜逋遁屯據敖倉阻河
為固欲以螳蜋之斧禦隆車之隧幕府奉漢威
靈折衝宇宙長戟百萬胡騎千羣奮中黃育獲
之士騁良弓勁弩之勢幷州越太行青州涉濟
漯大軍汎黃河而角其前荊州下宛葉而掎其

後雷震虎步並集虜庭若舉炎火以焫飛蓬覆滄海以沃熛炭有何不滅者哉又操軍吏士其可戰者皆自幽冀或故營部曲咸怨曠思歸流涕北顧其餘兗豫之民及呂布張揚之遺衆覆亡迫脅權時苟從各被創夷人爲讎敵若迴旆方徂登高岡而擊鼓吹揚素揮以啓降路必土崩瓦解不俟血刃方今漢室陵遲綱維弛絶聖朝無一介之輔股肱無折衝之勢方畿之內簡練之臣皆垂頭搨翼莫所憑恃雖有忠義之佐

脅於暴虐之臣焉能展其節又操持部曲精兵七百圍守宮闕外託宿衛內實拘執懼其篡逆之萌因斯而作此乃忠臣肝腦塗地之秋烈士立功之會可不勖哉操又矯命稱制遣使發兵恐邊遠州郡過聽而給與強寇弱主違衆旅叛舉以喪名爲天下笑則明哲不取也即日幽并青冀四州竝進書到荆州便勒見兵與建忠將軍協同聲勢州郡各整戎馬羅落境界舉師揚威竝匡社稷則非常之功於是乎著其得操首

者封五千户侯賞錢五千萬部曲偏裨將校諸
吏降者勿有所問廣宣恩信班揚符賞布告天
下咸使知聖朝有拘偪之難如律令

檄吳將校部曲文

年月朔日子尚書令彧告江東諸將校部曲及孫權宗親中外蓋聞禍福無門惟人所召夫見機而作不處凶危上聖之明也臨事制變困而能通智者之慮也漸漬荒沈往而不返愚者之蔽也是以大雅君子於安思危以遠咎悔小人臨禍懷佚以待死亡二者之量不亦殊乎孫權小子未辨菽麥要領不足以膏齊斧名字不足以汚簡墨譬猶鷇卵始生翰毛而便陸梁放肆顧

行吠王謂爲舟楫足以距皇威江湖可以逃靈誅不知天網設張卬在綱目爨鑊之魚期於涸轍也若使水面可恃則洞庭無三苗之墟于陽無荆門之敗朝鮮之壘不列南越之旌不拔昔夫差承闔閭之遺跡用申胥之謀兵棲越會稽可謂强矣及其抗衡上國與晉爭長都城夷於句踐武卒散於黃池終於覆滅身斃越軍及吳王濞驕恣屈彊猖獗始亂自以兵强國富勢陵京城太尉帥師甫下滎陽則七國之軍瓦解冰

猙獰之聲言未絕於口而丹徒之方以陷其胸何則天威不可當而悖逆之罪重也且江湖之衆不可恃也自黃巾作亂以迄於今將三十載其間豪傑縱橫熊據虎跱强如二袁勇如呂布跨州連郡有威有名十有餘輩其餘鋒捍特起鶚視狼顧爭爲梟雄者不可勝數然皆伏鈇嬰鉞首腰分離雲散原燎罔有孑遺近者關中諸將復相合聚續爲叛亂阻二華據河渭驅率羌胡齊鋒東向氣高志遠似若無敵丞相秉鉞鷹

揚順風烈火元戎啓行未鼓而破伏尸千萬流
血漂櫓此皆天下所共知也是後大軍所以臨
江而不濟者以韓約馬超逋逸迸脫走還涼州
復欲鳴吠逆賊宋建僭號河首同惡相救並為
唇齒又鎮南將軍張魯負固不恭皆我王誅所
當先加故且觀兵旋旆復整六師長驅西征致
天下誅偏將涉隴則建約梟夷旍首萬里軍入
散關則群氐率服王侯豪帥奔走前驅進臨漢
中則陽平不守十萬之師土崩魚爛張魯逋竄

走入巴中懷恩悔過委質還降巴夷王朴胡賨邑侯杜濩各帥種落共舉巴郡以奉王職鉦鼓一動二方俱定利盡西海兵不鈍鋒若此之事皆上天威明社稷神武非徒人力所能立也聖朝寬仁覆載允信允文大啟爵命以示四方魯及胡濩皆享萬戶之封魯之五子各受千室之邑胡濩子弟部曲將校為列侯將軍以下千有餘人百姓安堵四民反業而建約之屬皆為鯨鯢超之妻孥焚首金城父母嬰孩覆尸許市非

國家鍾禍於彼降福於此也逆順之分不得不然夫擊鳥先高攫鷙之勢也牧野之歛孟津之退也今者枳棘翦扞戎夏以清萬里肅齊六師無事故大舉天師百萬之衆與匈奴南單于呼完廚及六郡烏桓丁令屠各湟中羌僰霆奮席卷自壽春而南又使征西將軍夏侯淵等率精甲五萬及武都氐羌巴漢銳卒南臨汶江搤據庸蜀江夏襄陽諸軍橫截湘沅以臨豫章樓船橫海之師直指吳會萬里剋期五道並入權之

期命於是至矣丞相衛奉謁廣爲人險害元惡
大憝必當梟夷至於枝附黨從皆非詔書所特
倫族故無破滅彊敵者曾不務在先降後誅拔
將取才者盡其用是以立功之士莫不翹足引
領望風響應昔袁術僭逆王誅將加則廬江太
守劉勳先舉其郡還歸國家呂布作亂師臨下
邳張遼侯成率衆出降還討眭固薛洪樛尚開
城就化官渡之役則張郃高奐舉事立功後討
袁尚則都督將軍馬延故豫州刺史陰夔射聲

校尉郭將臨陣來降圍守鄴城則將軍蘇游反爲内應審配兄子開門入兵既誅袁譚則幽州大將焦觸攻逐袁熙舉縣來服凡此之輩數百人皆忠壯果烈有智有仁悉與丞相參圖畫策折衝討難芟敵搴旗靜安海内豈輕舉措也哉誠乃天啓其心計深慮遠審邪正之津明可否之分勇不虐死節不苟立屈伸變化惟道所存故乃建丘山之功享不訾之祿朝爲仇虜夕爲上將所謂臨難知變轉禍爲福者也若夫說誘

苟言懷寶小惠泥滯苟且沒而不覺隨波漂流與熛俱滅者亦甚衆多吉凶得失豈不哀哉昔蔵尊在漢中東西懸隔合肥遺守不滿五千權親以數萬之衆破敗奔走今乃欲當禦雷霆難以冀矣夫天道助順人道助信事上之謂義親親之謂仁盛孝章君也而權誅之孫輔兄也而權殺之賊義殘仁莫斯爲甚乃神靈之逋罪下民所同讐辜讐之人謂之凶賊是故伊摯去夏不爲傷德飛廉死紂不可謂賢何者去就之道

各有宜也承根深惟江東舊德名臣多在載籍
近魏叔英秀出高峙著名海內虞文繡砥礪清
節聰學好古周泰明當世儒彥德行脩明皆宜
膺受多福保乂子孫而周盛門戶無辜被戮遺
類流離遲發林莽言之可爲愴然聞魏周榮虞
仲翔各絕堂構能負折薪及吳諸顧陸舊族長
者世有高位當報漢德顯祖揚名又諸將校孫
權婚親皆我國家良寶利器而並見驅迸雨絕
於天有斧無柯何以自濟相隨顛沒不亦哀乎

蓋鳳鳴高岡以遠罻羅賢聖之德也鸋鴂之鳥
巢於葦苕苕折子破下愚之惑也今江東之地
無異葦苕諸賢處之信亦危矣聖朝開弘曠蕩
重惜民命誅在一人與衆無忌故設非常之賞
以待非常之功乃霸夫烈士奮命之良時也可
不勉乎若能翻然大舉建立元勳以應顯祿福
之上也如其未能筭量大小以存易亡亦其次
也夫繫蹄在足則猛虎絕其蹯蝮蛇在手則壯
士斷其節何則以其所全者重所棄者輕若乃

樂禍懷寧迷而忘復闇大雅之所保背先賢之去就忽朝陽之安甘折苞之末日忘一日以至覆沒大兵一放玉石俱碎雖欲救之亦無及已故今往購募爵賞科條如左檄到詳思至言如詔律令

敕文

爲袁紹拜烏丸三王爲單于敕文

遼西烏丸大人丘力居子蹋頓烏丸大人難樓各稱王而遼東屬國烏丸大人蘇僕延自稱峭王右北平烏丸大人烏延自稱汗魯王後丘力居死子蹋頓代立總攝三王袁紹與公孫瓚連戰蹋頓助紹擊瓚破之紹矯制賜蹋頓難峭王汗魯王印綬

皆爲單于

使持節大將軍督幽青并領冀州牧阮鄉侯紹承制詔遼東屬國率衆王頒下烏丸遼西率衆王蹋頓右北平率衆王汗盧維乃祖慕義遷善

款塞內附北捍獯狁東拒濊貊世守北陲爲百姓保鄣雖時侵犯王畧命將徂征厥罪率不旋踵悔從變改方之外夷最又聰慧者也始有千夫長百夫長以相統領用能悉乃心克有勳力於國家務受王侯之命自我王室多故公孫瓚作難殘夷厥土之君以侮天慢王是以四海之內並執干戈以衛社稷三王奮氣裔土忿嫉國控弦與漢兵爲表裏誠甚忠孝朝所嘉焉然而虎兕長蛇相隨塞路王官爵命否而無聞夫

有勳不賞俾勤者怠今遣行謁者楊林齎璽書

璽綬車服以對爾勞其各綏靜部落收以謹慎

無復作凶作慝抵後爾悔位長為百蠻良厥有

咎有不臧者泯於爾祿而戮於乃躬可不免乎

說類

應識

客有謂余者曰云間君子動作周旋無所苟爲已受今五君鍾陰陽之美總賢聖之風固非世人所能及豈豺狼肆虐社稷傾顛既不能抗節服義與主存亡而背枉違難耀兹武功徒獨震撲由東剝落元元結凝本朝假拒羣姦使已冢嚋省之勞而他人受討賊之勳捐功棄力以德取怨今賤文德而貴武勇任權譎而背舊章無乃

非至德之純矣而有關於後人哉主人曰是何言也夫兵之設亦久矣所以威不軌而懲淫慝也夫申鳴違父樂羊食子季友鴆兄周公戮弟猶忍而行之王事所不得已也而況將避譏嫌之嫌棄社稷之難愛惜勞之民忘永康之樂此痛夫猶所不為何有冠世之士哉昔洪水滔天汎濫中國伯禹躬之過門而不入率萬方之民致力乎溝洫及至簫韶九成百獸率舞垂拱無為而天下宴如夫豈前好勤而後婾樂乎蓋以

彼勞求斯遐也夫世治責人以禮世亂則考人以功斯各一時之宜故有論戰陣之權於清廟之堂者狂矣陳俎豆之器於城濮之墟者則悖矣是以達人君子必相時以立功必揆宜以處事孝靈既喪妖宦放禍棟臣殘酷宮室焚火主君乃芟凶族夷惡醜蕩滌朝姦淸澄守職也既乃阜爲封蛇幽鴆帝后強以暴國非力所討遺而去之宜也是故天贊人和無思不至用能合師百萬君運諸掌者義也今人主以寬弘爲宇

仁義為廬若地之載如天之燾故當其開館備
之辭則恐民之病也見羽毛之美則懼士之勞
也察稼穡之不時則推民之匱也臨臺觀之崇
高則恤役之病也是以虛心恭己取人之謨闢
四門廣諫路貴讜言賤巧僞慮不專行功不擅
美咨事若不及求譽恐不聞用能使賢智者盡
其策勇敢者竭其身故舉無遺闕而風烈宿宣
也

附錄

建安諸子陳琳傳畧　　明　唐順之

初曹丕爲五官將及平原侯植皆好文學粲與北海徐幹字偉長廣陵陳琳字孔璋陳留阮瑀字元瑜汝南應瑒字德璉東平劉楨字公幹並見友善琳前爲何進主簿進欲誅諸宦官太后不聽進乃召四方猛將並使引兵向京城欲以劫恐太后琳諫進曰易稱即鹿無虞諺有掩目捕雀夫微物尚不可欺以得志況國之大事其

可以許立平今將軍總皇威握兵要龍驤虎步高下在心以此行事無異於鼓洪爐以燎毛髮但當速發雷霆行權立斷違經合道天人順之而反釋其利器更徵於他大兵合聚彊者爲雄所謂倒持干戈授人以柄必不成功祇爲亂階進不納其言竟以取禍琳避難冀州袁紹使典文章嘗爲紹檄詆曹操袁氏敗琳歸操操謂曰卿昔爲本初移書但可罪狀孤而已惡惡止其身何乃上及父祖邪琳謝罪操愛其才而不

略瑀少受學於蔡邕建安中都護曹洪欲使掌書記瑀終不爲屈操並以琳瑀爲司空軍謀祭酒管記室軍國書檄多琳瑀所作也琳作諸書及檄草成呈操操先苦頭風是日疾發臥讀琳所作翕然而起曰此愈我病數加厚賜操嘗使瑀作書與韓遂時操適近出瑀隨從因於馬上具草書成呈之操擥筆欲有所定而竟不能增損琳徙門下督瑀爲倉曹椽屬

報陳琳書

臧洪

洪初為廣陵太守張超功曹[illegible]合[illegible]東郡大守曹操圍超于雍丘洪請紹救[illegible]紹不從遂破殺超洪怨紹絕不與通紹興兵圍之使洪邑人陳琳與洪書喻以禍福責以恩義洪答書城陷見執紹殺之

隔闊相思，發於寤寐。幸相去步武之間耳，而以趣舍異規，不得相見，其為愴悢，可為心哉。前日不遺，比辱雅貺，述敘禍福，公私切至。所以不即奉答者，既學薄才鈍，不足塞詰，亦以吾子攜負

側室息府主人家在東州僕爲佐敵以亟尋人雖披中情墮肝膽獨身疏有非言耳見惟方首尾不救何能恤人且以子之才窮該典籍豈將闇於大道不達余趣哉然猶復云云者僕以是知足下之言信不由衷將以救禍也必欲算計長短辯論是非是非之論言滿天下無之更不明不言無所損又言傷害絕之義非吾所忍行也是以捐棄紙筆一無所答亦冀遙悔其心知其計定不復渝變也重獲來命援引古今紛紜

六紙難敘不言焉得已哉伏以小人也本因行役
寇竊大州思深分陝寵樂今日自還撈刀無登
城勖兵摧王人之旗撫感故友之周旋撫弦搦
矢不覺流涕之覆面也何者自以輔佐王人無
以爲憾王人相接過絕等倫當受任之初自謂
寃竟大事共尊王室豈悟天子不燃本州見侵
郡將遭厮里之厄陝骨克創兵之誅誅討樓遲
喪忠孝之名杖策携持膺交友之分撥此二者
與其不得已喪忠孝之名與膺交友之道輕重

殊塗覩疏與書彼便收淚告絕若使主人必並故人任名側席去者克己不汲汲於離友信刑戮以自輔則僕抗季札之志不爲昔日之暇矣何以效之昔張景明親登壇歃血奉辭奔走卒使韓牧讓印主人得地然後但以拜章朝主賜爵獲傳之故旋時之間不蒙觀過之貸而受夷滅之禍呂奉先討卓來奔請兵不獲告去何罪復見斫刺濱于死亡劉子璜奉使踰時辭不獲命畏威懷親以詐求歸可謂有志忠孝無損霸

道者也然輒倔強歷王不察[illegible]僕雖不顧又
奚不能原始見終視微知著度主人之心竟
問三千宜死罰當刑中故實欲一統出來擒
奚討譬懼戰士孤疑猶以推搪故抑歷王命以
崇承制恭義者蒙燊待放着被戮此乃主人之
利非游士之願也故僕竊戒前人因窮死戰僕
雖下愚亦嘗聞君子之言矣此實非吾心也乃
主人指焉凡吾所以苟棄國民用命此城者正
以君子之達不適敵國故也是以獲罪主人見

攻論時而足下更引此義以爲吾規無乃辭同趨異非君子所爲休戚者哉吾聞之也義不背親忠不違君故東宗本州以爲親援中扶郡將以安社稷一舉二得以徼忠孝何以爲非而足下欲使吾輕本破家均君主人主人之於我也年爲吾兄分爲篤友道乖告去以安君親可謂順矣若子之言則包胥宜致命於伍員不當號哭於秦庭矣苟區區於攘患不知言乖乎道理矣足下或者見城圍不解救兵未至感婚姻之

義惟平生之好以肩隨而有生勝守義而傾覆

也昔晏嬰不降志於白刃南史不曲筆以求生

故身著圖象名垂後世況僕據金城之固驅士

民之力散三年之畜以爲一年之資匡困補乏

以悅天下何圖築室反耕哉但懼秋風揚塵伯

珪馬首南向張揚飛燕膂力作難北鄙將告倒

縣之急股肱奏乞歸之誠耳主人當鑒我曹輩

反旌退師治兵鄴垣何宜久辱盛怒暴威於吾

城下哉足下譏吾恃黑山以爲救獨不念黃巾

之合從邪加飛燕之屬惡以受王命哉昔高祖取彭越於鉅野光武創基兆於綠林卒能龍飛中興以成帝業苟可輔主興化夫何嫌哉況僕親奉璽書與之從事行矣孔璋足下徼利於境外臧洪授命於君親吾子託身於盟主臧洪策名於長安子謂余身死而名滅僕亦笑子生死而無聞焉悲哉本同而末離努力努力夫復何言

與陳琳書　　　　魏陳王植

夫披翠雲以爲衣戴北斗以爲冠帶虹蜺以爲紳連日月以爲佩此服非其美也然而帝王不服者望殊於天志絕於心矣

過陳琳墓　　唐溫庭筠

曾於青史見遺文今日飄蓬過古墳詞客有靈應識我霸才無主始憐君石麟埋沒藏春草銅雀荒涼對暮雲莫怪臨風倍惆悵欲將書劍學從軍

集評

孔璋章表殊健微為繁富 文帝與吳質書

琳瑀之章表書記今之儁也 文帝典論

篇稍征伐而出東門之作何如陳琳武軍之壯乎 于抱村

琳瑀章表有譽當時孔璋稱健則其標也 文心雕龍

陳琳之檄豫州壯有骨鯁雖奸閹攜養章密太甚發丘摸金誣過其虐然抗辭書釁皦然露骨矣 文心雕龍